

# 梦、诗，还有远方

■文 雯

看窗外的绿柳,在初夏阳光的照射下,愈显青翠。枝头啁啾的鸟儿,为春日的谢幕歌唱着。我静坐桌前,体味着夏初的浪漫,也倾听着琅琅的书声……

十七年的时光在隙间掠过,无声无响,却又留下丝丝印迹。十七年,细数一个个如斯的日子,只发现岁月在斑斑点点的记忆中永存。十七年的光阴是漫长的,我在沉浮中寻找光明的出口;十七年的光阴是一瞬间的,我在这头儿回首往事,却发现已走了很远很远。

十七岁,如花的年龄,怀揣着梦想,我义无反顾地登上了三尺讲台。或许是祖辈三代为师的熏陶,当我站在这片土地上的那一刻,便对这里的一切爱得深沉。我爱这里的一草一木,我爱这里的一桌一椅,我更爱那些散发着生命力的孩童。

蒙是我初入学校的心结,也是我记忆深处的软肋。

开学仍教五年级,习惯与大孩子打交道的我,已经熟稔了这种初次见面的安静,别看他们表面风平浪静,其实内心藏着不少鬼点子,假以时日,他们就会拿出十八般武艺在我面前大肆渲染,我就如那稳坐莲花的如来,兵来将挡,水来土掩。正在为自己的智慧窃喜,一双惊恐的大眼睛一下子闯入我的眼睛:在角落里,她显得如此单薄,小胳膊细得像初发的柳枝,她似乎不太适应刚开学的陌生,睁着大眼睛盯着我,她又似乎有些疲惫,努力端坐着,但一切又被

自己苍白的面颊出卖,更让我心中一悸的是那苍白面颊上绛紫的嘴唇。我与她的目光相遇,她便害怕似的躲闪。我的心里有一丝悲凉,也对这个女孩儿充满了好奇。

我开始搜集与她有关的信息:先天性心脏病,已做过一次手术但效果不太明显,父母是工薪阶层,在是否进行第二次手术的意见上出现了分歧,母亲坚持,父亲却反对……十一岁,正是享受生命愉悦的日子,她却要承受旁人无法体会的苦痛。我越来越想走近她,想走进她的生活,也想走进她的内心。我开始小心翼翼地找她交谈,她一般默不作声,问得久了,她便吝嗇地哼出几个字,声音小得可怜。不管怎样,我都笑颜相对,生怕我那豪爽的性格惊扰了她。时间久了,她开始与我交谈,仍是细细的声调,却带着喜悦。我不敢跟她谈太开心的事,她会因兴奋变得呼吸短促。和她在一起,我会变得矜持而安静,虽然是刻意而为,却也与她相处得其乐融融。

体育课,她永远都是孑然一身,或静坐桌旁,或眼望窗外,单薄的身影更显孤寂。我时常放下手边的工作陪她坐一坐,她看我来,眼神里跳动着亮光。我们之间少有交谈,有时彼此相视而笑。“下辈子,你能做我的姐姐吗?”细细的声音如此空灵。我心头一紧,不露声色地回答:“为啥是下辈子,这辈子就行!”“真的,我真的能叫你姐?”“谁再敢欺负你,你就告诉姐,姐罩着你!”她不再言语,绯红爬上双颊,伸出如柴的手指做



了个胜利的手势。我的心中五味杂陈,留在眼眶里的只剩下酸涩……剩下的日子留给了等待,我就成了等待中的陪伴。我的陪伴并没有挽留住她离去脚步,她在一个秋日消失。

春来春往,学校里的合欢树开了又谢,孩子在明媚的春光里成长。我陪着他们在题海中穿梭,我听他们把心事倾诉,我把满心的情怀送给他们,也换来了他们深深的爱慕。他们那小小的臂膀会把我搂得紧紧的,他们会把手心里攥得紧紧的花送给我,他们会用调皮的音调叫我“雯姐”。我看着他们飞扬的神情,心中有满满的感动。我愿化作一棵树,根深深地扎进这片土地,枝蔓努力地成长,在春风中看他们蓬勃的身姿,在秋阳下看他们收获的喜悦。我会用一生陪伴,只因对他们爱得深沉。

## 去婺源

■单 涛



路上。看样子这座桥得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高龄了。凝望着这座桥,我突然想用几个词形容它:沧桑、岁月、记忆、乡愁,而且是闭上眼睛能够淌下两行青泪的乡愁。霎时间,我仿佛看到牧童骑着水牛,吹着牧笛,慢慢从桥上走过;细雨斜风里,一老农头戴草帽,身披蓑衣,挽着裤腿,草鞋上沾满了泥泞和青草,扛着犁头悠悠从桥上走过。

婺源之春,主色调绝不仅仅是一个“绿”字能够主宰的,而且还有一个“黄”字要与“绿”字“平分春色”。迎春花吐出的嫩嫩的芽是黄色的,柳树抽出的“柳烟”是黄色的,最为壮观的,还要数油菜花,梯田、房前屋后、河边湖边,不约而同地被染上了金黄色。青山,滴翠的青山,间或绿中点缀三两株桃树、梨树、映山红或者木棉,或粉红,或雪白,或热烈,立刻使凝固的绿动起来、活起来、热闹起来。配以蓝天白云,溪流碧透,粉墙黛瓦,林林总总的色彩,难道不是写生的姑娘一不小心打翻的调色盘吗?

看不完的马头墙,游不够的幽巷子。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徽派建筑全部是白色,并配以黛黑色的小瓦。是不是黑白二色最能与当地的环境水乳交融、浑然一体,远观近看均是一幅道地的中国水墨画?还是当地人心中自然有一份素与净,简与朴?我宁愿相信这两者兼而有之。据说在古时候,婺源男子为了养家糊口大多在外经商,女人就承担起了全部家务,包括教育子女、耕田种地,甚至拿着矛头抵御盗贼。我猛然发现,“婺”字不就是一女子左肩一个“矛”,代表着“武”,右肩一个“反文”,代表着“文”,说明婺源女子个个文武双全吗。而一座座高高翘起的马头墙,便是婺源女子盼夫归、望夫归的无奈身影。

江湾、晓起、月亮湾、彩虹桥、鸳鸯湖,多么动听的名字。

似一株幽兰开在深谷,深邃而悠远,宁静而淡泊。美丽的长溪就静静地依偎在群山怀抱中,玉带似的长溪水一往情深地缠绕着山村与田野。青山环绕,清泉潺潺,古桥静卧,古木参天。举目四望,满眼青翠,配以三两点金黄、粉红或雪白,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就错落有致地掩映在这江南的春色里。

清晨,我早起床要看看婺源山村春天的早晨。山村的早晨云烟氤氲,溪水朦胧,薄雾缠绕着群山,连老树似乎也要隐藏在朝霞与薄雾中,不高的墙头上黛黑色的小瓦竖着排列,长满了青苔,沾满了露水,湿漉漉的,似乎刚淋了雨。偶尔几声鸡鸣犬吠,唤醒了沉睡的小山村。袅袅炊烟升起,偶尔有村民一大早到自家的田里或山坡上采摘青菜、野菜,露水打湿了他们的裤脚而浑然不知。我发现每家每户砍的柴不但长短一致,而且码放非常整齐,像一堵一堵的木墙,非常别致。也许,整齐的是柴,错落有致的是房,悠然散淡的是婺源山民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心。我想为什么人们向往田野,向往大自然,是不是被那种深植于人们心中的中华民族悠久的农耕文明影响着、召唤着,还是人们对乡愁深深的无尽的眷恋?我想应该都有吧。

春天,婺源是绿的,是黄的,到了金秋,婺源不但是绿的,是黄的,更是红的。高大的红枫,形状不像是一个“婺”字吗?长长的竹竿撑起圆圆的竹匾,悬挂着、摊铺着一串串火一样的红辣椒,高大的红枫下,是金黄的稻秆垛,漫山遍野的野山楂,必是婺源之秋即将上演的最为壮观、最为震撼、最为热烈奔放的秋日盛景。

## 母亲节 (外二首)

■徐桂荣

早上一睁眼,我就拿起手机  
给母亲打电话  
问她早饭做好了没  
问她腿还疼不疼,药还有没有  
问弟弟妹妹谁又回家了  
问她什么时候能来周口  
需不需要再去医院做个检查  
并告诉她我很好,不要牵挂

一通电话,打了半个多小时  
细细碎碎,啰啰嗦嗦  
但我没有提及今天是母亲节  
也没有祝福母亲节日快乐  
身在外地的人,随时随地的一通电话,就是母亲的节日  
身在外地的孩子  
一句平安,一声笑语  
就是母亲最大的安慰  
最好的礼物

### 那把剪刀

她从未再想起过它  
自从它将脐带剪断  
让她成为一个母亲  
让她身上掉下来的那一团  
热乎乎的肉  
成为独立的个体,开始  
用自己的眼睛看这个世界  
十几年过去  
她看见过无数把剪刀  
也使用过无数次  
但从未再想起它  
即使此时想起,也是  
偶然中的偶然  
只是一想起来,她就又  
感到尖锐的疼痛  
并蓦然惊觉:那把剪刀  
其实一直都在,一直  
游离于她和女儿之间  
并一直在悄无声息地  
剪剪剪  
那些维系她和女儿的  
千丝万缕  
看得见的,看不见的  
总共被剪断了多少  
她无从知道。只知道  
女儿越来越大越来越独立  
也离她越来越远。此时  
她抚摸着这些莫须有的  
疤痕一样的断切面  
一遍遍地抚摸着,突然  
看见那把剪刀就在肘边  
刃光诡异,而锋利

### 孩子在路上

孩子开学了。今天  
她要独自一个人  
经由出租汽车火车公交车  
赶往北京,赶往学校  
一整天,我在家里魂不守舍  
无论做什么,耳朵里都是  
出租车的声音。汽车的声音  
火车的声音。公交车的声音  
这些亲切熟悉的声音,在今天  
都有些刺耳,有些怪异  
令人提心吊胆,坐卧不宁  
但我不得不将女儿  
交给它们。这些交通工具  
这些必须的道路,过程  
就像以后,我不得不将她  
交给这个社会,以及  
她自己的人生  
并不是孩子大了就可以放心  
只要她在路上  
那个叫妈妈的人,就一直  
提着一颗扑通扑通的心